



●佛门人物介绍 - 伯圆长老



伯圆长老，俗姓李，名德福，原籍福建福安。

于 1914 年，出生于佛化家庭，父亲逝世三十三天后才出世。六岁，因母亲改嫁而跟随忠实的叔叔。

童年，乡村无中、小学校，十一岁才入读私塾，并开始学习书法。当时，住在福安县穆洋，风景好，才子多。

乡村近在海边，渔民杀业重。他自求学后就不再吃荤，也戒杀了。由于经过诸多人事变迁，尤其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心中常有感想。后来，在故居附近一斋堂接触佛书，对“人身难得，生命无常”有所感触，萌起出家念头。

出家时阻碍少，母亲同意道：“你出家好，我将来可以同你一起。”可惜母亲四十多岁就病逝。师父常想，如果母亲仍在身边就好，能学佛免杀业。

十九岁，于福安县狮峰广化寺依静绳上人披剃出家，法名圣光，字伯圆，圆即圆满之意。

狮峰寺地广人稀，寺里除静绳禅师外，只有伯颜、伯颀、伯圆三位同龄师兄弟。

剃度恩师学问渊博，很欢喜及鼓励徒弟多读书，法务习禅之外，也传授诗书画艺。禅师对徒弟虽管教甚严，内心非常爱惜。长老回顾：每每上课时段，外头有人兜售好吃的糖，恩师悄悄买了赏给用功、乖巧的徒弟。

狮峰寺周围田地广袤，收割时分，千里乡民都来劳动。由于寺庙田产多而能自给自足，信众平日只管来拜佛，无需添香油。

* 二十二岁，在福州鼓山十方丛林涌泉寺在虚云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涌泉寺为福州最大十方丛林，僧众八百多人，人才搜集。长老受戒后入住禅堂，后在石鼓佛学院求学，嗣任职鼓山丛林知客师。

丛林生活清淡，每天一饭一菜，人人脸上却常展笑颜，红光满面，因为“心清安详也是补”。

虚云老和尚当年一百二十五岁，给伯圆长老的印象最深刻。尤其威仪，佛经曰：“行

如风，坐如钟，立如松，卧如弓”，唯有虚云老和尚称得上，他打坐一心不乱，行路不东张西望。

虚云老和尚疼爱年青人，但执教甚严。长老跟随老和尚两年后，老和尚即到广东南华寺去。

鼓山满山苍松奇石，遍山岩石皆有名人笔迹。长老跟书画本有宿世善缘，在鼓山更得熏习及鼓舞，艺事更精。

在涌泉寺，长老结识忘年交——山东人贾梦鱼。贾梦鱼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名老教员，他学问好，聊天像授课，长老受益匪浅。他也写得一手好字，长老的书法因他而进步神速。

至于画，长老师承自虚云老和尚之好友缪子轩；跟当代画家罗西甫及罗冠焦亦师亦友，常在画作上切磋。

1937年前后，日本入侵中国，他两度接受救护训练。当时，常听闻前线敌军凌辱百姓，痛心疾首。

1947年，由鼓山派遣至槟城极乐寺（涌泉寺下院）任监院，再没回中国。在南洋，长老弘扬教法禅风之余，更精进钻研书画与禅修。

当时，日军统治马来亚半岛。有回，日军到访极乐寺，两方以文字寒暄。日军首领表示欢喜见到老师父。长老回道：“我也欢喜看见你，我们原本同龙同文同种，可惜几年战乱……。”日军见此，整批人离开了。

长老虽身在南洋，心头仍系著中国情义结，凡有人从中国来，他都会关心的问“中国好吗？”，“衣著吃住好吗？”

1960年，长老受邀到吉隆坡弘法，并于次年在八打灵再也建湖滨精舍，也任各佛教团体的导师及顾问迄今。

1994年，长老为首相夫人福利协会举办首次个人书画展，并筹获义款五十万元。

长老虽年事已高，但每月初一后的星期天仍开示佛法，十五带领拜忏，四十年风雨不改。他提醒人们发慈爱心，慈爱对家庭、慈爱对社会。他以朝阳比喻孩子，先展露曙光，再升空大放光芒；养育孩子虽辛苦，但他总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长老平时清淡自娱，自号湖滨闲人，每以书画调和禅心。规律的生活为长老的养生之道，如今早课晚课、念佛拜忏及禅修仍持之以恒。



伯圆长老出家六十七年，从中国福州到星马一带徒弟、法子无数。在大马，大弟子为前玛拉工艺学院数理系高级讲师，法名果。另外，皈依长老座下的在家众则不下一万位。

未出家以前，我见过伯圆长老。当时，感觉他非常和蔼可亲，对他产生很强的亲切感。非常感谢极乐寺监院日恒法师的介绍及安排，让我得以成为长老的法子。

每两个月，檀香寺信众会到湖滨精舍拜见老师父，大家都欢喜亲近师公。师父常讲鼓山的旧事，开示佛理时，也以简单和直接的方式带出。由于说话福州腔重，他常问信众是否听得懂。

长老的亲切表露于言谈举止间，即使是细节小事。大家坐在一块时，他关心每个人是否有茶喝；离开时，他叮咛要小心驾驶，甚至在门口挥手道别，直到车子消失踪影。

他劝年轻人孝顺父母，夫妻互爱互助，老菩萨多念佛，也讲一些念佛感应的故事。有一回，老师父提及社会上许多老人需要关怀和照顾，除了无依无靠的老人，还有子女媳妇出外工作，留在家中的老人。后来，檀香寺开办老人院，长老即以“天意怜幽草，人间惜晚晴”一诗，替老人院取名“晚晴苑”。



最近安排师父的画展，间中也有文教界及艺术界的朋友来帮忙。大家公认他的书画造诣高，长老却很谦虚，一直问：这个展览真的可以吗？

檀香寺办国际佛教大学、佛学院、福利及教育社会的工作时，长老提供莫大的鼓励。他说：不同传统的佛教是应互相配合、沟通及交流的。

师父是我国汉语系佛教的长老，当他接触国内外不同传统的长老、法师时，虽然语言不通，却能凭著很高的宗教情操，投入的交流，那一股融合的力量，旁人也能感受到。年青人应学习长者们融合及交流之高尚精神。

湖滨精舍的伯圆长老及金马仑三宝万佛寺的已故本道老和尚是文通法师最乐意亲近的两位长者。他说，他们样貌慈祥，有发自内心的关怀及平易近人的神韵。

七十年代，大马学佛风气并不盛。文通法师二十五岁皈依伯圆长老座下。出家以后，法师于1997年前后向长老求法，老人家一口就答应了。传法过程中，并不像古代以心传心，而是法语开示，加上平日的身教和言教，凡是听得懂的，句句都受用。

当时，文通法师有意仿效中国寺院建大丛林，老师父听后说：“傻仔（广东话）！你

知不知道大丛林的真意？在大马建大丛林是不可思议的啊！”后来到中国见证了大丛林，才明其意。

老人家很鼓励年青人做佛教事业，金龙山佛寺兴建时，他提醒道：“建道场会有许多风风雨雨，但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认为对的就去做，自信心不要动摇。”长老的教诲，他秉持至今。

长老一生没有太多弟子侍候在旁，至今八十七岁仍自理起居事务。老师父喜欢打坐，数十年未中断，是他身体健壮的秘诀。

长老集才华、修行与艺术于一身，一生淡薄名利，安于清静自修的生活。当年，他卸下极乐寺监院到吉隆坡湖滨精舍，仍能安于急流勇退后的平淡生活。长老座下出家无数，但他没有留半个在身边，反之鼓励他们各自去发展，把佛法带给更多人。

长老年青时曾向多位高僧大德学习，尤其受虚云老和尚及盛慧和尚的影响颇深。对禅师来说：“运水挑柴无非佛法，栽花种树也是禅功”，一动一静无不佛法，长老虽已八十七岁，生活起居仍亲力亲为。信众请来女佣，长老请她看经书。洗衣、洗碗、晒衣、喝水、打理寝室依然自己来。

长老洒脱无染的性情可见于其言行间。去年过年前，精舍大扫除，庆伦为长老收拾衣橱和书柜，无意间发现了遗失多年的副本手稿“睡狮身上的疤痕”。长老原已接受稿子遗失的事实，突然再寻回，欢喜非常。

“当时，长老欢乐的大笑几声，随即又回归了平静，再没问起稿子的事。”长老之德行似雁渡寒潭，又如明镜的一潭秋水，甚少为俗事动摇心境。庆伦提议将文稿出版成书，长老同意道：“一切随缘，不要勉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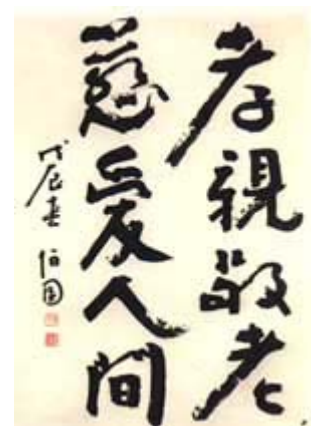
庆伦得以亲近长老，是源自他对书画的兴趣。

学书法时，长老提醒他注重调身、调气、调心，一撇、一捺、一横、一竖都力求均等，艺术即修行。老人家数十年来的书法笔笔圆融，不但反射出其禅修的境界，也流露出他视众生平等的无私心。

名书法家柳公权曾说：“心正则笔正”。伯圆长老的书法常常导人向善，看他的字如见其人，有一股摄受力量，以及空灵且平和的气势。庆伦说，长老的书法像一面镜子，看了叫人生忏悔心、进取心。

庆伦以宋朝“十牛图”来诠释长老圆满的德行。他说：长老已进入最高阶段“返本还原”的境界，如今“从圣入凡”来接引众生。亲近过长老的人都能感觉他如亲人般的圆融与和蔼，没有拘束也没有压力。

萧秀振居士接触伯圆长老约十年，长老对他的影响是整体性的，从正知正见、人生观到处事待人等方面。他是从商的，长老就提醒他：名利都是无常，重要的是精神与心灵上的提升；凡事淡泊名利，寡欲宁心。



“一直来，长老在度化众生的工作上默默耕耘。他总是观机施教，凡是有诚意来求法的，不论根器，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只要信众有诚心，长老的一言一语必能达到心灵的疗效。他比喻：听长老讲一席话，胜过读很多的书。



“长老的道行深不可测，唯在其言行举止中，自然流露高僧大德的风范。”接触长老的几年来，每次见面都有不同的感受。当生活出现难题，到长老处找解药时，长老往往一针见血，点中问题的关键，继而提出解决的方法。

长老现年八十七岁，记忆力比较差，但一旦谈起佛理，一点也不马虎。他常以精简的话来提醒人们“爱惜自己”、“心清安详”、“凡非莫染”。“爱惜自己”四字听在肃居士耳里，是警诫人身难得，要把握时间之意。

长老用字浅白，其实含意深重。他提倡“佛法在生活中去实践”，要孩子孝顺父母，家长疼爱子女，依正道去过活。长老常说：“心清安详是归依处”，一颗心要像一池平静的水，阳光、乌云只是映照其中，丝毫不起涟漪。他平等对待每个人，视如自己的儿女般叮咛。跟长老交谈，常常被他的慈悲溢满心怀，感触良多。



西藏高僧竹旺仁波切跟长老有一面之交，对于长老的德行他赞不绝口，并叮嘱佛子们把握时机，多去亲近这位难得的僧宝。